

山东地方戏曲

陈三两爬堂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物: 魏 朋 (丑)
陈三兩 (正旦)
李鳳鳴 (小生)
皂隶甲
乙
丙
丁
陈 奎 (小生)
四龙套
二旗牌

第一場

魏 朋：（上念數板）

家住……家住武定在西關，十字街上開客店。江湖路上有朋友，衙門里，三班六房交往的寬。昨夜店中來了位客，他的名字叫張春山。只因為妓院買了個小娘們，小娘們，把他嫌，住在客店里找麻煩。張老头兒一見無主意，他托我去到衙門辦一辦。給了我紋銀三十兩，作為來回的跑腿錢。要是此事辦成了，少說還得這些錢。（以手比九數）邁開大步往前走，去到衙門看一看。喲，別着急！這位大人是新上任，他的脾氣兒我摸不全。要是州官兒不貪賊，說不定我要招亂彈。我拍拍腦袋想一想，想想好辦不好辦？嘿！天下的老鴇一般黑，哪個作官的不愛錢？有錢買他個鬼推磨，閻王爺見了錢那個屁股還得顫顫几顫顫哪！（小鑼）不知不覺來到了，跑的我渾身冒大汗。喲！今天不碰三六九，衙門里面不申案。怎麼辦？怎麼辦？哦！衙門外頭有堂鼓，我敲敲堂鼓喊喊冤，喊喊冤！（敲鼓介）

〔李鳳鳴、四皂隸隨急急風上。〕

李鳳鳴：（坐堂念對）

頭懸梁，錐刺骨，鉄硯磨穿寒窗苦。

為人若得凌云志，方是男儿大丈夫。

（白）本州李鳳鳴，昨日剛剛到任，今日正要辦公案，忽听堂鼓播鳴，不知為了何故。來！帶去鼓人上堂！

皂隶甲：去鼓人上堂！

魏 朋：来了来了。

皂隶甲：咦！这不是魏大哥吗？

魏 朋：不是我还是个刺蝟呀？

皂隶甲：有甚么事还值得撞钟敲鼓的呀？

魏 朋：兄弟，（咬耳朵）来了买卖啦。

皂隶甲：大哥，新上任的官儿，他装也得装几天儿，你得小心点儿。

魏 朋：放心吧！兄弟，钓不着鱼决不能把钩子丢啦。给哥哥报门。

皂隶甲：报……去鼓人告进。

魏 朋：去鼓人与大人叩头。

李鳳鳴：嗯……胆大去鼓人，不遵三六九日，擅击堂鼓，是何道理？

魏 朋：禀大人，小人为一珠宝客商，购买烟花妓女作妾之事，起了纠纷，特来禀报。

李鳳鳴：啁！为一烟花妓女之事，前来取闹本州来！与我拖下去打！

魏 朋：慢来，慢来……小人有下情回禀。

李鳳鳴：讲！

魏 朋：小人名叫魏朋，在本城西关开店为生。昨日傍晚，小店来了一男一女，他二人下店之后，忽然争吵起来。女的说是男的拐的，男的说是化钱买的。吵吵闹闹直到三更时分，眼见要出乱子。小人一想，大人新到任所，城内如若出了人命大案，岂不与大人官声有碍？再者小人也怕违累在内，故而斗胆冒犯堂规，特来禀报。

李鳳鳴：唔……原来如此。我来问你，那客商可有买身文约？

魏 朋：身契在此，大人請看。

李鳳鳴：（接狀略看，笑介）哈哈……我當為了何事，原來為一小小烟花妓女。賣身者凭約，買人者凭証，這還打的什麼官司呢？

魏 朋：回大人的話，這一女子十分刁鑽，客官又是個老實之輩。若無大人當堂作主，客官無法帶她還鄉。

李鳳鳴：（笑）哈哈……我倒明白了，想必那客官為了貪歡尋樂故而買此小妾；這妓女嫌他年老面丑，不願隨他前去，因此中途刁難與他也是有的。這些齷齪小事，本州不管，你下堂去吧！

魏 朋：回大人的話，那珠寶客商買此小妾並非貪歡尋樂，皆因乏嗣無後。大人若能了斷此案，妓女便能棄娼從良，此乃大人之一德；客商將來得子接宗，乃是大人之一恩。此事傳揚在外，漫說他二人感謝大人之厚恩，就是滿城百姓也要稱誦一句大人德高望重。

李鳳鳴：哈哈……你說的有理，待本州與他了斷此事也就是了。

魏 朋：大人恩典。

李鳳鳴：急速回店，隨傳隨到！

魏 朋：是！（出衙暗笑）有門兒。（下）

李鳳鳴：待我仔細看來！（看狀）“立賣身契人萊州府富春院當家鴇兒一錠金，因手中國乏，情愿將養女陳三兩賣與浙江寧波張春山名下為妾，當交銀價一千二百兩，并無任何拖欠，恐口無凭，特立字据為証。正德十六年二月八日。”（反復看，急介）啊呀慢來！這張文書契約，一无官凭印璽，二无朱笔圈点，其中定有原故！噢！還有一封紅紙小柬，待我拆開看來。（看介）“凭票兌取紋銀

二百兩。”（惊介）兩廂退下！

〔皂隶甲乙丙丁下。

〔李鳳鳴出坐。

李鳳鳴：啊呀慢來！适才魏朋这个狗才送来文書一張，銀票二百兩。想这卖身文約一无官凭印璽，二无朱笔圈点。分明是那珠宝商人串通魏朋前来行贿与我。想我身为皇家五品公卿，如若貪贓成何体統？真真岂有此理！（將文書、銀票拋地。突又注視文書銀票想介）哦！适才魏朋說的明白，我若了断此案，妓女便可棄娼从良，乃是一德；客商得妻續后乃是一恩，城内百姓知曉自然要称道一番。如此看来，待我与他了断了吧。（拾銀票介）这行贿之事嘛……我若不講，外人哪个知道？待我將銀票收起。啊呀慢來，事到如今，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想当年我与同胞姐姐分別之時，我那姐姐苦苦告誡，言道：“兄弟呀兄弟！咱二老爹娘原被贓官所害，日后你長大成人，不坐官还則罢了；若是坐了官，必須官清如鏡，若有貪贓賣法之事，就为辜負爹娘養育之恩。姐姐金言不可不遵，不可不遵……。咳！不提姐姐妹還則罢了，提起姐姐叫我有言難盡。当年爹娘死后无錢葬埋，姐姐賣身為奴葬埋爹娘，又供我讀書，如今分別一十三載，我今紗帽戴頂，姐姐不知漂泊何處。我有心各州府縣撒下告條懸賞尋找，怎奈我新到任所，兩袖清風，縱有此心而力所不及。若不尋找，愧對一母同胞，于心何忍？噯！若其不然，將此銀兩收下，以作寻姐懸賞化用如何？（頓足）就是这个主意！（拾銀票，思介）叫道李鳳鳴啊李鳳鳴！貪贓就許一次，下次不可！（自嘲地、微笑）兩班走上！

〔众皂隶上。〕

李鳳鳴：來！

皂隶^甲：有。

李鳳鳴：拿我火簽，去往魏朋店中將陳三兩傳來見我！

皂隶^乙：是。（下）

李鳳鳴：哈哈……！（唱）

浮萍草生來無有根，
烟花行里無有好人。
若要妓女歸正道，
除非是斷她個從良才安分。

〔皂隶甲、乙上。〕

皂隶^甲：東大人，陳三兩帶到！

李鳳鳴：帶上堂來！

皂隶^乙：陳三兩上堂！

陳三兩：（內白）苦哇……（上唱）

耳听差人一声喊，
不由三兩心胆寒。
來在堂口用目看，
堂上坐的五品官。
众衙役站兩旁橫眉豎眼，
眼前好似鬼門關。
可憐我青樓苦命女，
滿腹含怨向誰談。
哭聲地、喊聲天，
蒼天厚土听不見。

咬咬牙关猛猛胆，
兩足迈进大堂前。
陈三兩未作亏心事，
他問我一声我答一言。

李鳳鳴：下跪可是富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兩？

陈三兩：正是小女子。

李鳳鳴：來！去了繩鎖。

甲：是！
皂隸乙：

李鳳鳴：陈三兩！我來問你，何人將你賣門在外？

陈三兩：当家鴇兒將奴賣門在外。

李鳳鳴：噫……！既是当家鴇兒將你賣門在外，你不隨客官
安分還鄉，店房尋死，是何道理？

陈三兩：启稟大人，小女子有下情回稟。

李鳳鳴：講！

陈三兩：大人容稟！（唱）

陈三兩跪堂口一声告稟，
尊声大人你細听。
小女子落风尘虽然命苦，
偏生得心灵巧天資聰明。
年十二讀詩書滾滾爛熟，
年十三讀离騷节节皆通。
年十四讀唐詩倒背如流，
年十五讀汉書过目能誦。

李鳳鳴：住了！一个小小烟花妓女，縱然讀了滿腹文章有何
用場？难得你还能中得狀元科得舉人不成？

陈三兩：大人此言差矣！

李鳳鳴：何差？

陈三兩：圣贤有言，人不讀書不能修身立本。小女子虽然中不得狀元科不得舉人，难道修修身立立本还有甚么坏处嗎？

李鳳鳴：这……哈哈。我想一个烟花妓女，縱有满怀經綸，也当不了白晝依門卖俏，夜来陪客同眠，作那些下流勾当，这修身立本怎能出于你口！哈哈……。

陈三兩：大人你又錯了。

李鳳鳴：我的錯在何处？你講！

陈三兩：大人只知小女子是烟花妓女，大人可知蓮花生于污泥而不染？

李鳳鳴：蓮花生于污泥而不染？哈哈……。这妓院比作污泥爛塘尚无不可，你这烟花妓女岂能与蓮花相比？

陈三兩：奴比蓮花不差毫分。

李鳳鳴：好大的口气，講！

陈三兩：大人容稟！（唱）

只为留得清白体，
詩文之上苦用功。
光讀古書还不算，
正草隶篆我写的精。
提笔揮毫把画儿画，
工笔写意水墨丹青。
画人先学吳道子，
王維的山水我后学成。
小女子一張字能卖銀三兩，
画一幅小中堂三兩嫌輕。
因此上人送芳名陈三兩，

名士學者俱慕奴的名。
在院中熬過了十三年整，
小女子可算得玉潔冰清。

李鳳鳴：單听你一面之詞，倒也算得清白，我來問你，鴛兒
為何將你賣門在外？

陳三兩：大人！（唱）

貪心的鴛兒不知足，
她好比填不滿的無底深坑。
我給她掙下了南院與北樓，
又蓋下暖閣和涼亭，
她野狼難改吃人的性，
暗中賣奴到武定。

李鳳鳴：住了！鴛兒賣養女乃世之常情，客人買你作妾也是
世之常情，你棄娼從良乃人之常情。難道說你要客人不
買鴛兒不賣，一生一世老死在烟花行中不成？

陳三兩：大人哪！（唱）

賣與旁人我不惱，
大不該賣與浙江姓張的人。
小奴我二十單五歲，
張春山六十加八春。
老的老來少的少，
老夫少妻怎配婚？
他貪我青春年少花一朵，
我嫌他活象裝棺入斂人。
青天大人你想一想：
叫俺屈心不屈心？

李鳳鳴：住了！听你之言，我倒明白了。你說那老漢年紀老

近，屈了你这青春年华之女，是与不是？

陈三兩：大人明鑒。

李鳳鳴：三兩你錯了。

陈三兩：小女子錯在哪里？

李鳳鳴：我打一个比方你可愿听？

陈三兩：大人金言，小女子怎敢不听？

李鳳鳴：常言講的好：女到十岁花成蕊，女到二十花正开，女到三十花茂盛，女到四十血气衰，女子到了四十五青春一去不再来。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客人化錢买你个青春年少，不过为他生儿养女，傳宗接代。假若你如今五十六十，漫說他化錢买你，就是你白白跟他前去，他也是不要你的呀！

陈三兩：大人說的虽近情理，小女子我也有个比方。

李鳳鳴：唔？你也有个比方？講来我听！

陈三兩：常言道：树老叶儿稀，瓜老先落蒂，人过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那张客人六十已过七十將到，兩鬓如霜滿臉白須，行起路来喘吁吁。好比那风前之燭，瓦上之霜，經不得风吹，担不得日晒。不定夜晚早上，一口气不来要是死了，落的小女子前不归村，后不归店，上不上下不下，少不得落在大夫人之手。那大夫人若是個賢德之人，將我打入奴婢行中，侍候大夫人几年几載，也不过落个如此下場。若是大夫人不是賢德之輩嘛……！

李鳳鳴：他敢怎样？

陈三兩：可就苦了小女子了哇……！他必然說我是烟花妓女，淫乱成性。一口咬定說我私通奸夫謀害本夫，將我

送到官衙，若是遇見青天大人斷个水落石出，將我開銷，到头來还得跟隨大夫人回家，过那畜生不如的日月。若是遇見个貪贓枉法的官兒，不是非刑吊打，便是万刮凌迟，到那时小女子縱然滿身是口，也只好冤沉海底。

李鳳鳴：哪！你張口張客人要死，閉口張老漢要亡，难道他的生死期數掌在你手不成？

陈三兩：大老爷，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憂！

李鳳鳴：啊！（不自覺地念出）人无远虑必有近憂。哪！胆大陈三兩，休在公堂賣口張牙！你跟隨張客人前去还則罢了！

陈三兩：大人，我若不去你便怎样？

李鳳鳴：本州大刑决不饒你！

陈三兩：大人，你口口声声把我斷与張客人，难道說張客人与你些甚么好处不成？

李鳳鳴：大胆！（唱）

陈三兩舌尖似鋼針，
一言刺在我的心。
初次申素若出了丑，
怎为皇家五品臣？
兩旁人役一声喊，
准备五刑申刁民。
將三兩拉下重重打！

众皂隶：咋！

李鳳鳴：哎……慢来慢来！（接唱）

猛然想起那二百兩銀。

李鳳鳴：啊呀！慢来！那張客人暗贈二百銀子，无非要本州

将这女子唤上堂来吓唬她几句，随他安然还乡也就
了。我若将这女子打个好歹，对那客人如何交代？收了
人家的银子打了人家的人。他不敢当面骂我，也要背后
咒我是个混仗官儿，哎呀，打不得、打不得，来！与我
放下来！

陈三雨：大人一言既出，为何又不打了？

李鳳鳴：辱罵皇家州官，本當吃刑，念你是一弱女，权且饶
你一次。我再問你一句：你去是不去？

陈三雨：小女子宁肯死在公堂，不愿随他那齷齪的老
儿。

李鳳鳴：当真不去？

陈三雨：哪个哄你不成？

李鳳鳴：大胆！（唱）

大胆賤人忒猖狂？
句句把我來頂撞。
人來與我忙動手，
四十嘴把打強梁。

皂隸^甲_乙：（打介）一十、二十、三十、四十。稟老爺四十打
罷。

李鳳鳴：站立兩廂！陈三雨你去是不去？

陈三雨：賊官你……！（唱）

你枉讀四書枉科考，
你枉戴紗帽穿紫袍。
你飲酒飲的百姓血，
你吃肉吃的百姓膏。
常言道：坐官要与民做主，

立碑挂牌美名标，
坐官不与民做主，
胜似杀人的狗强盗。
陈三兩在堂前破口大罵！

李鳳鳴：（接唱）

只罵的本州臉發燒。
一不作來二不休，
不動大刑氣難消，
人來与我撈子撈，

众皂隸：咋……咋咋咋（撈三兩介）

李鳳鳴：（接唱）看你放刁不放刁。（白）上刑！

众皂隸：咋……？

李鳳鳴：松刑！

众皂隸：是……！稟大人陈三兩气絕。

李鳳鳴：啊！糟了！糟了！啊呀糟了！

皂隸甲：大人不要怕，我是老行家。頭頂澆涼水，口內灌硃砂，陈三兩醒來吧！醒來吧！

陈三兩：喂呀！

李鳳鳴：（喘了一口虛氣，忙沾額上汗，立即故作鎮靜）

陈三兩：（唱）

一陣迷來一陣清，
不知南北共西东。
猛然睜开昏花眼，
又見十指冒鮮紅。
那輩子挖了佛爷的眼？
何曾吹倒神前灯？
哭声爹來叫声娘，

死去的爹娘恁可知情！
拶子拶的你亲生女，
恁无罪的孩子受苦刑。
人生百岁不过死，
拚上一死把理评。
回头我把臧官問，
高叫臧官你細听，
你念甚么書来、用的甚么功？
你怎么科的举来、怎么成的名？
既讀四書你不講理，
枉为皇家五品卿。
你手拍良心想一想，
拶子拶我公不公？

李鳳鳴：哼！公也要你公，不公也要你公。辱罵皇家命官就該吃刑！

陈三兩：坐官不清，申案不公，理当挨罵！

李鳳鳴：賤人！我哪些儿不公？

陈三兩：不問青紅皂白，无凭无据，胡乱动刑，你哪些儿公道？

李鳳鳴：卖身者凭約，买人者有契，有凭有据，我怎样不公？

陈三兩：我来問你，卖身文約可曾看过？

李鳳鳴：哼！不看文約，岂能断案！（信手拿文約一晃介）

陈三兩：那上面可有官凭印璽？

李鳳鳴：这……！

陈三兩：可有朱笔圈点？

李鳳鳴：啊！

陈三兩：大人是你給我作的媒？

李鳳鳴：唔！

陳三兩：你給我作的証？

李鳳鳴：……

陳三兩：你與我講！

李鳳鳴：……

陳三兩：你與我說！喂呀屈死人的青天大人哪……（哭介）

李鳳鳴：啊呀，我想不到的事，她偏偏問到了！這……（亂鑼，仍想搖驚堂木恐嚇，繼又慢慢放下）啊呀，使不得使不得了。這……

皂隸甲：（向皂隸乙啖嘴，二人出門狀）伙計壞啦！

皂隸乙：是呀，這個小娘們可真厲害。

皂隸甲：先前我當她是個小雞子兒，哪知道是隔年的鴛鴦，不咬起便罷，咬起來是嘴嘴帶毛。三嘴兩嘴把咱大人給“刀”住啦。你說怎麼辦哪！

皂隸乙：我看誰送的單子，就叫誰抓葯。

皂隸甲：找魏朋去。裏大人，魏朋現在衙外候着。

李鳳鳴：唔！（猛醒）傳他來見！

〔皂隸甲下帶魏朋上。〕

魏朋：不要緊，兩句話就給大人摸上幾兒啦。（進內）叩見大人！

李鳳鳴：可惡的狗才！（暗示）大清早起，不問青紅皂白，與老爺送來個麻煩，你真真是……。

魏朋：回大人的話，陳三兩乃是一時執拗，小人愿在當堂開導與她，求大人示下。

李鳳鳴：好！就命你上前對話。

魏朋：是！我說陳三兩啊陳三兩！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常言道：人心似鐵非是鐵，官法如爐可真如爐啊！你不知胳膊

膊还扭的过大腿？再一說，那张老客乃是珠宝商人，家有良田千顷，米麦成仓，金銀无数，綢緞滿箱。你到在那儿，真是茶来伸手、飯来张口，受不尽的荣华，享不尽的富貴呀！瞧，又多么好啊！

陈三兩：答話者何人？

魏 朋：看你这个記性，我不是开店的魏朋嗎！

陈三兩：唔……你就是魏掌櫃的。

魏 朋：好說好說！

陈三兩：适才你言道那张客人家有良田千顷？

魏 朋：不錯啊！

陈三兩：米麦成仓？

魏 朋：对对对。

陈三兩：金銀无数是綢緞滿箱？

魏 朋：噯噯噯。

陈三兩：我到在那里，茶来伸手，飯来张口，有受不尽的荣华，享不尽的富貴？

魏 朋：多好啊！是吧？

陈三兩：既有这样好的地方，你为甚么不叫你姐姐妹妹前
去，何必向我卖口張牙！你靠前講話。

魏 朋：干什么？

陈三兩：呀呸！（唱）

罵声魏朋瞎了眼，
姑娘面前来耍奸。
任你使尽千般計，
叫我嫁他难上难。

魏 朋：禀大人，陈三兩死活不嫁張老客，依小人看来，她
莱州府一定有甚么恋头儿。